



当代学术视野丛书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化

从寻根到漂泊

邓晓芒 主编



羊城晚报出版社



从寻根到漂泊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化

邓晓芒 主编

羊城晚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寻根到漂泊：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化/邓晓芒主编.
—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3.3

(当代学术视野)

ISBN 7-80651-195-4

I. 从… II. 邓…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5285 号

从寻根到漂泊——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化

cong Xungen dao Piaobo

——Shijizhijiao de Zhongguo Wenxue yu Wenhua

出版发行/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东路 733 号 邮编: 510085)

发行部电话: (020) 87776211 转 3824

出 版 人/张唐生

经 销/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湛江日报印刷厂 (广东湛江市赤坎康宁路 17 号 邮编: 524049)

规 格/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81 千

版 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51-195-4/G·46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视野丛书

《直选与自治——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生活》

《警惕滑入坏的市场经济》

《基因与伦理——来自人类自身的挑战》

《社会性别的多角度透视》

《从寻根到漂泊——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化》

丛书策划：王 宾

丛书主编：张志林 王 宾 李树政

丛书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宾 邓晓芒 李树政 吴重庆

张华夏 张志林 陈友芳 林聚任

范冬萍 贺雪峰

丛书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Antoine Danchin（法国，生命科学）

王珣章（生命科学）

乐黛云（文学与文化批评）

庄孔韶（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

汤一介（哲学）

吴敬琏（经济学）

邱仁宗（伦理学）

季羨林（历史语言学与东方学）

总 序

《当代学术视野》丛书旨在介绍当代学术前沿的热点问题，展示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讨途径和已有成果。

热点问题，不是指学术象牙塔内的热点问题，更不是由学界少数人炒作出来以确立自身话语权的“热点问题”。它是指发生在民众和学界共有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对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前沿性，与先锋派诗人的独白无关，是指问题的现实迫切性和探索答案途径的多元性。在此问题领域内，没有“学术明星”的轰动效应，只有对具体问题的艰苦探索。

基于当代学术的跨学科导向，也考虑到羊城晚报出版社的性质定位，本丛书目标市场不是某一个特定专业内的专家学者，而是分散在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群体。该群体迫切需要拓展自身的知识结构，以面对多元化问题和跨学科研究的挑战。因此，丛书的目标读者以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为参照，包括所有已达到此水准的中学教师、企事业知识阶层和行政部门管理层。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因知识结构更新的需要，也能从此丛书中取得他们需要的参照性学术思想资源。

丛书要求其中每一本书只讨论一个热点问题。每一本书都是多位撰稿人文思理念的集合，每篇文章取一个不同的视角，与其他文章一起整体上实现全方位地瞄准和论述同一个热点问题。每本书的导言或前言，由该书主编或相关专家撰写，对该热点问题作较全面的、有充分文献支撑的理论综述。必要时，还在书后附上相关的文献资料来源和背景资料。

理念的构建和运筹是丛书策划和主编的任务。他们依托各领域内的专家的努力，来展示自己的知识追求、期待视域和价值取舍。换言之，所谓“学术视野”和“热点问题”，除了其所表现的历史进程的客观性之外，还体现了特定知识共同体在特定历史时刻的选择性建构，从而呈现出不同的视域和内容。希望显露在本丛书内的热点问题，能激发读者对我们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并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丛书编委会

序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当时愿意跟随他的，只有他的弟子子由。他老先生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在 2500 年之后，孔孟之“道”确实已经越来越“不行”了的今天，竟会有那么多的人渴望着漂洋过海，望断西行路。整个民族的思潮都在以“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之势涌向辽阔的大海，向全球展开自己的怀抱。西方的科学技术、文物制度、法律道德、艺术精神、哲学玄思、宗教冥想，无不以其诱人的光彩吸引着国人的视线，震撼着有识之士的心灵。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复杂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展示了在挣扎中奋力突围的可歌可泣的生存意志。

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什么？自从“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批评中陷入沉沦之后，这个问题近十年来已经成为国内文学评论界一个棘手的难题。当人们的种种概括都不得要领而被弃置不顾时，更多的评论家倾向于对这个问题本身不作回答，而埋头于纯技巧的和就事论事的考证。至于等而下之者，把不读作品、单凭内心感悟或把玩新名词而发议论作为文学评论的一条捷径，则更是屡见不鲜。其实，当代文学的主流就是时代精神的主流，它不是某种特定的创作风格，更不是“各领风骚几十挽”的时髦，而是贯穿在当代所有重要文学现象中的一种普遍的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说得直白些，就是“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的矛盾，也就是回归传统和突破传统的矛盾；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寻根意向和漂泊意向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渗透在每个意向本身之中：当代文学中的任何寻根意向都不可能是单纯的回归传统，而

是有种强烈的“失根意识”，即意识到我们已经“回不去了”。只有这种深深的伤感、留恋和惋惜才使寻根文学带上了动人的美学色彩；反之，当代文学中的漂泊意识也决不是义无反顾的，作家们固然在热切地向彼岸世界寻求归宿，为此而不惜以漂泊的旅途作为自己的“家园”，但仍然深知自己的心力之源是仍存在于那个古老的大陆，因而在回头遥望时仍然充满深情。这种矛盾所带来的作家内心灵魂的撕裂的痛苦，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即使在世界当代文学中也是惊人的，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厚的文化心理土壤的一层沃土。所以就连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近藤直子也认为，当今世界各国，中国的文学资源是最丰富的。

然而，丰富的文学资源只是提供了产生出伟大文学作品的可能性而已，至于能否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则除了天才的偶然性之外，还要看作家们是否真正把握住了时代精神的命脉，从而深入到人性的底蕴。当然，作家不是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创作的，他们最有力的武器是他们的感觉。但感觉本身也有一个层次问题。伟大的作品是深刻的感觉创造出来的，而深刻感觉的形成则有赖于一个时代的整体氛围。在这方面，文学批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洞察现实生活中的深刻变化，以此来揭露文学创作中陈旧的、虚假的观念，突出和鼓励那些创新的亦即在真实性上有所突破的观念，从而营造起一个宏扬时代精神的氛围，与作者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19世纪俄国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批评家就是这方面的很好例子，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如巴赫金这样的文学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身上，他们反抗专制，高扬人的自由，坚持批评和对话，揭示“智慧的痛苦”和内心的矛盾冲突，使俄国文学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我意识和反省精神。我不想在这里过多地指责国内文学评论界的无所作为，因为已有太多的人对此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但文学评论界自己应当更深入地反思

自己视域上所受到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从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和主流的“文学概论”、“美学概论”教科书中带来的，它窒息了一切生动活泼的新鲜思想，把人训练成一些机械般熟练的工匠。要摆脱这种限制，只有更加真实地贴近生活，敏锐地观察和体验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用自己的心去思考它的意义，而把文学视为这种意义的宣泄。文学批评不应是一门“职业”，它应当是一种“使命”。

本书的作者都不是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的“圈内人”，但他们都从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解读当代文学的文本，并有自己的独创之见。也许在“职业的”文学评论家看来，这些文章都不太像是严格的文学评论，因为很少看到对文学创作的技巧、结构、文体和语言的分析，谈的都是思想。然而，文学的技巧风格难道不是为内容服务的吗？缺乏思想性难道不是当今文学评论的致命弱点吗？叫不叫文学评论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对作品本身的咀嚼和思考，以及这种思考是否触及到了作品内在的深层意义。现在已经有人把这种评论称之为对文学作品的“哲学评论”、“文化评论”或“个性化评论”。就算是这样吧。但一种文学评论如果完全抽掉了这些内涵，还会成为什么呢？依我之见，今后真正能留下并得到传承的文学评论恐怕还是这一类，它标志着民族和人类思想发展在历史中的生动的轨迹。

经常听到有人说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界乏善可陈，甚至是一片空白。我想这与文学评论跟不上创作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的确，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创作出现了许多陌生的景象，除了思想内容上越来越难懂外，文学本身也失去了我们历来所熟悉的道德担当。当代文学创作对文学评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传统的文学思维框架所不能满足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过去所习惯了的“文以载道”、“乐通伦理”、“寓教于乐”的标准就算没有失效，但道、理、乐已经多样化，以“看得

懂”、“喜闻乐见”、“反映现实”和“形象思维”来决定一部作品的价值也行不通了，甚至通常意义上的“优美”、“壮美”、“和谐”、“感人”也都不是最主要的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就根本丧失了思想内容和美学意蕴。全部问题都在于，当代社会难于确定人人认可的“道”、“理”、“乐”、“美”等等。这是一个人言言殊的时代，一个各人对同一件事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感受的时代。当然，无论每个人的思考和判断如何不同，归根到底都是人性的一种体现，因而原则上应当都是能够沟通的。但是今天人与人的沟通在很多情况下已经与过去时代大不一样了，它决不会依照既定的一整套伦理规范和美学规范，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想当然的方式来完成，而是要每个人去动脑筋、费心思，既要对自己又要对他人内心最深处最隐秘的、从未受到过触动的思想进行拷问和追查，才能达到与那些深奥怪诞的作品的神交。当今时代，读作品往往并不是一件赏心悦目、怡情养性的事，而是一桩辛苦的劳作，是和作者一起品尝创作。供人欣赏的作品还在产生，也在被人们所需要、所享受，但创作和作品本身已经分了层次。有供人享乐的作品，有搞笑和赚人眼泪的作品，也有陶冶性情、给人提供美的愉悦的作品。而除此以外，还有促人思考、给人以震撼的作品。应当说，后面这种作品才是文学世界里的珍宝，因为它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和提升开辟着未来的前景。也许，我们今天觉得好笑的，将来不会再觉得好笑，今天觉得痛苦不堪的，将来会觉得无聊，甚至今天觉得美不胜收的，将来也会感到平庸。只有在新的思考、新的人性反思的基础上，更高的审美趣味才能形成，它在最初总是会陌生地给人带来惊讶和震撼，但它正是文学批评所应当高度关注的

本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文章，大致被归为“寻根之路”、“挣扎与突围”、“漂泊的家园”、“批评与对话”四个层次。这种编排也是从思想性方面来考虑的，应当说是一种思想的层层深

入，它展示出中国当代文学是如何从古典的文学趣味中自发地产生出矛盾、走向自我否定，在对一切既往的东西进行无情的解构的基础上陷入困惑和挣扎，继而在漂泊中找到自己新的家园，最后达到对人性的全面的诘难和反思的历程。这一思路与我已出版的另一本论当代文学的专著《灵魂之旅》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本书不打算对文学批评及人性反思作任何结论性的断言，而只是一种思想性的引导，一种“上路”的召唤，但也可以当作一种示范：文学批评还可以这样来写！本书所选的这些文章和所触及的作家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视野的局限性，丝毫没有把这些评论者和作家封为当代文学批评和创作的“正宗”的意思。例如，仅仅是由于挤不出更多的时间，本来还打算评论一番、甚至觉得不评不行的好几个作家的作品在这本书中都无可奈何地被放弃了。所收文章有一部分是已经发表过的，均在文末注明原发表的报刊杂志及时间。

邓晓芒
于珞珈山

目 录

第一部分 寻根之路

- ☐ 读《干干》 (3)
- ☐ 何立伟小说中的意境 (6)
- ☐ 无爱的《爱情三部曲》
——张贤亮小说中的阿 Q 精神 (10)
- ☐ 纯情和生存悲剧
——评顾城的《英儿》 (51)
- ☐ 王朔与中国文化的底线 (63)

第二部分 挣扎与突围

- ☐ 与诗人多多一起吟咏：依旧是，（而）依旧是 (85)
- ☐ 苦难与救赎
——余华 20 世纪 90 年代小说两大主题话语 (95)
- ☐ 另类的残酷 (109)
- ☐ 脱光表演

- 读戴来的裸体写作…………… (131)
- ☐ 在艺术中寻找
- 读方达的《花儿开在哪里》…………… (165)

第三部分 漂泊的家园

- ☐ 残雪
- 黑夜的讲述者…………… (177)
- ☐ 残雪解读之谜…………… (193)
- ☐ 在她们与作品之间…………… (238)

第四部分 批评与对话

- ☐ 存在主义，还是庄禅境界？…………… (259)
- ☐ 人的坚强与软弱…………… (262)
- ☐ 德里达：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字学转向？…………… (266)
- ☐ 叔本华的人格…………… (272)
- ☐ 在话语的背后…………… (275)
- ☐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278)
- ☐ 文学批评与思想性…………… (284)
- ☐ 写什么及如何写…………… (291)
- ☐ 人文流向与个人精神立场…………… (297)
- ☐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312)
- ☐ 新保守主义与新批判主义…………… (327)

第一部分

寻根之路



读《干干》

邓晓芒

似乎是从记忆的深处，隐隐地回响着与“干干”的共鸣，又像是并非自己个人的记忆，而是整个民族古老而深沉的回忆。谁知道，在“干干——”这一声呼唤里，凝聚着多少无泪的叹息和有泪的慰安，蕴含着多少麻木的悲苦和虚幻的企望呢？

干干没有文化，只会数数。可是在她身上，浸透了世代流传下来的“文明”礼教。几十年如一日，成天忙忙碌碌地，把一个人（无论是谁）当作上帝一样来侍候，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最真挚地寄托在这个既非全智、亦远非全能的上帝那里。正是通过这些表面的忙碌，人们可以体味出一种永恒的宁静，一种心灵的无纷扰，一种圣洁的满足和生命的荣耀。从解放到公私合营，甚至历经“文化革命”的“浩劫”，这种内心的静穆慈悲始终未被打破过。也许，作为一种侍奉人的美德，这种无生命生命至今还有某种可贵之处，也许，儿子大了不写信给干干，终究是有负养育之恩，无论如何，中国人没有宗教却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了数千年，其秘密从这里也可以窥豹一斑吧。

可是，这个“上帝”，这个主人，这个“李福爹”，终于死了。死得那么简单、痛快（“一个电话挂到火葬场”）。他生前的代表，崽女和崽女的崽女们，也走了。剩下来的这个干干，是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

“干干拿了那张皮沙发竟不知如何办好。李福爹坐了几十年，她抹了几十年，从未坐过。一坐吓了一跳；跌下去好深。”

“‘还是坐板凳好，有靠岸。’”

然而，现在已没有人可服侍了，这样一种“自由”，她拿着毫无用处。“上帝”已将她的本质带进了坟墓（或天堂），为了使自己的存在重新具有“本质”的假象，干干在其余生中惟一的出路就是在想像里来一个“造神”，其最好的道具当然就是那张皮沙发。她怎么能把这张珍贵的皮沙发让与别人呢？

“结果放在房里空着。天天抹那灰尘。”

这也算是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吧。但它甚至连果戈理式的“含泪的笑”也引不起来，只将一股怜悯之心和抑郁之情化作了一声没有回音的叹息。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干干”，你就要哭。

作者对于“干干”这一阶层的芸芸众生有一种特别亲切的体察。在他笔下，一切写来是那么无拘无束，信手拈来，但也正是在平易中见真功夫。在这里，用不着大段的心理分析和即物生情的感慨，作者运用与对象恰相适应的那种平铺直述，如炉边聊家常一般，通过完全是外部的动作、事件和日常言语，细腻地刻画出人物瞬间的内心世界和支配其一生的世界观。不仅行文，而且用词都完全是口语化的，但却没有半句啰嗦；没有半句啰嗦，却又通篇像是在唠唠叨叨地闲扯，随处打上句号，又随处补上一句看似毫不稀奇、细想却意味隽永的妙语，这往往是“文眼”所在。作者似乎在努力追求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包容最深邃的意绪，以最简洁的文字表达出最丰富的内涵。两千多字的小说，真是个空灵洒脱，韵味无穷。结尾一句戛然而止，如风定而叶飘落，弦断而音绕梁，活脱脱凸现出一个默默地劳苦了一辈子、却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真实本质的劳动妇女可怜可悲的内心形象。

即使是那些“次要”人物，在作者白描式的准确的把握中也生动地展示出他们的外在形态和内在面貌。李福爹的“福”而胆